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0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人生哲学的一课	艾 芜 (1)
石膏嫂子	艾 芜 (20)
灯笼哨	碧 野 (42)
差半车麦秸	姚雪垠 (60)
村落战	孙 犁 (74)
荷花淀	孙 犁 (82)
嘱咐	孙 犁 (91)
采蒲台	孙 犁 (101)

人生哲学的一课

艾 芜

一 卖草鞋碰了壁

昆明这都市，罩着淡黄的斜阳，伏在蜂峦围绕的平原里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。

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，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，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，茫然地踟蹰。

这时正是 1925 年的秋天，——残酷的异乡的秋天。

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，但这一夜的下宿处，总得设法去找的，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，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。

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。

把包袱寄在柜上，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，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。这里面只放一张床，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，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，长发两寸的头，露在外面。

么厮呼喝一声：“喂！”

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，蠕动了几下，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，且抬了起来，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，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，又移射着我。

“你们俩一床睡！”么厮手一举，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，去了。

睡的人“唔”的一声，依然倒下，尖下巴的黄脸，没入铺盖卷了。

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。

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，于我并不觉得诧异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，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。如今是见惯不惊了。

屋里，比初进去时，明亮些了。

给烟熏黄的粉壁上，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，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出门人未带家眷……”这一类的诗句，就并不少。但我一天来没有吃饭，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。

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，但怎样找，却还全不知道，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。

我到街上乱走，拖着微微酸痛的腿，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。

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，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，诱出我的舌尖，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，虽然我眼睛早就准备着，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。

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，吃三个烧饼，或者一堆干胡豆，足够了。

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，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，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，溜着老鹰似的眼睛。喉头不时冒出馋水，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。

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，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。

是这样：他，一个褴褛的叫化子，饿急了，跳到烧饼摊前，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，转身就跑，连忙大口地咬，拼命哽下。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，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。

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：

一种嘲弄地道：“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？”

另一种悲凉地答道：“没有！”

嘲弄的更加嘲弄道：“没有？那就活该捱饿”

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，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，也回忆起了，地点似乎在成都。不知昆明的老板，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，是采怎样的手段，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。

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，简直是在威逼我。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：做个很气派的风度，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，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。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，来肥肉汤一大碗，干牛肉一大盘，辣椒酱一小碟。…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。

然而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，可就难受。

只有找点东西卖了。卖东西，就很生问题，包袱还放在柜上，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，似觉不妥，这非晚上再设法不行。而且，可卖的东西，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，包袱里的衣裤，都是脏的，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。给老太婆填鞋底，作小孩的垫尿布，倒满有资格，要别人买来

穿，那就全不可能。至于书，虽有两三本，可是边角通卷起了，很坏。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，看见了，便会摆手不要的。总之，就我的全部所有，变卖不出一文钱来。

一面走，一面思索，脑子简直弄昏了。

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，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，我才转回店里。

店老板的一家人，正在吃着饭。我连忙背着灯光，又吞了几口馋水。

托词取得了包袱之后，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。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，早已溜出去了。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，细绒绳作的绊结，满新的。

我由成都到昆明，这一个多月的山路，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。因为着布鞋，鞋容易烂，经济上划算不来。着草鞋，倒是便宜，但会磨烂足皮，走路更痛得难忍。因此，在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，就躲在我包袱里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。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，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。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，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。

草鞋塞在裤裆里，满神气地、又像作贼一般逡出店外。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，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，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。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，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，去找主顾。

立刻想着：这该怎样措词，才使人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？

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：货在商人店里，贵得如同宝贝，真是言不二价的；等落到你我手中，而要拍卖的时候，虽然

你并不曾用过，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。这双草鞋，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，准于亏本了，还说什么呢？然而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，我得弄点小聪明，就是装假也不要紧。真的，为了必须生存下去，连贼也要作的，如果是逼到非饿死不可的时候。围绕我们的社会，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出本来面目的好人。真诚的好人，也可以生活的话，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。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，来的我正饥饿着，店账毫没把握，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。

依据这生存的哲理，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，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。

“喂，你们要草鞋么？新从昭通带来一挑，这是一双样子，看！要不要？”

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，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，摩挲着瞧。我背着手，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，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。

一个喜爱地说：“这太贵了！”

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：“不经穿哪！”

一个悠然自足地说：“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！”

这行市，实在太坏，我有点着急了。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，问我的价：“一双多少钱？”

“你要买几双？”作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，“多，价钱就让一点。只买一双，就要 400 文！”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，并不心狠，本想喊高一点，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。

“嘿，再添一点钱，就够买一双布鞋了！哪有这样贵？”

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，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，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。

我抓着草鞋给他看，说：“看，这是昭通草鞋哪！”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。

“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，草鞋总是草鞋，不像蛋变鸡嘞！”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。

我的脸，不知怎的，登时红了，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。

“200 文，卖吗？”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。

“350！”我掉头答，足放松一点。

“一个添，一个让，250。”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。

“就是他说的好了！”小贩高声叫着我，我站住了。

“300！一个也不少！”坚持我的价钱。

“去你的！不要了。”

我去走了一大转，找了一大批主顾：黄包车夫、脚夫、小贩、小伙计。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：一挑草鞋· 样子一双 买得多就减价。然而，结果糟糕得很，不是还价 160，就是 180，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。

我没有好办法了，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，由 250 的价钱卖出。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，鼻子里哼哼地应我。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，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。因此，落得他目前装模做样。最后，他才“唔”的一声说：“不要！这草鞋不经穿哪！”

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，我掉身就跑。

“好！200，200！”他又这样抓住了我。

这一声是实际地比180多了20文，而这20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，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。于是我就卖给他了。

酱黄色的铜板（一枚值20文）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，一共十个。我小心得很，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，听听有没有哑板子，——这举动，全不像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，但我已顾不到这些。

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：“呵，200文一双，那我们也罢了。再去拿几双来！”

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！”我有点气。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。

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，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。

我走进一家烧饼店，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；一面问着价钱。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：

“一个铜板一个！”

我想着用当20的铜板，当然可买两个了。便噎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，两个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，正动身要走，伙计叫起来了：

“喂，还要一个铜板！”

“嗯，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，是当十的铜板，还是当20的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“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！”伙计的声音已放低，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。

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，对于现存的财产，就没有刚才那么乐观了。

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，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。

昆明初秋的凉意，随着夜的翅子，掠着我的眉梢了。

头一个饼，连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哽完了的。第二个，我得慢些嚼。咬了一口，从饼心里溢出来的热香，也已嗅着。越吃越好吃，完了，还渴想要，觉得有点不对。像吝啬老子警告放浪儿子那样的心情，竟也有了。

终于忍不住，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。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，然而，到底还没有饱。不过，人是恢复元气了。

有了元气的我，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，领略异地的新鲜的情调，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舐舐嘴角上的烧饼屑。

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，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、英国血……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，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。在她的怀中，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：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，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，啵啵啵啵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，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。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、热闹的饭馆，投着饥饿眼光的人，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。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，叫着“洋巴巴”的云南声调，寂寞地走在人丛中，不时晃在眼前，又立即消失。

拥有七个铜板的财产，在各街闲游，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。

夜深回去。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，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。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；同时一枝烟，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头。我望见他递给烟枝的手颈，密散着黑顶的红点，登时使我怕起来了。“呵呀，今晚要同一个生疳疮的人睡，怎了得！”这由心里弹出的声音，幸好忍在唇边了，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枝退还。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，我

周身的皮子，也忽地发着痒了。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换房间，他却白着眼睛给我一个干脆的拒绝。

同我睡的伙伴，是终夜醒着，不住地抓他的腿，抓他的背，抓他的肚皮，抓他的足板……

我憎恶着，恐惧着，昏昏沉沉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。

二 拉黄包车也不成

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，就把腰干伸直，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：总之，要在行车老板的面前，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。同时，觉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，两只足杆，只要拉起裤脚给他看，包会认为满意的。在学校的期间，我爱踢足球，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，足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。

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，向他用娓娓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，便又急促地问了一问：

“我这样的身体，也可以拉黄包车么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你来拉最合适了！”他发出鼻子壅塞的涩音，咳呛了一下，吐了一口痰，“十四五岁的孩子，50多岁的老头儿，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！”

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，会生出别的问题。如果他斜着白眼说“你不行”，我的手就预备着拉起裤脚，亮出足腿，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。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，自然，心里就很快乐。

“你认识街道么？这倒很——”涨红了脸，又咳呛了几下，“很要紧的！”

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，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，“我街道· ·”突然增加了勇气，“认识的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，自然怀疑了。

“不认识街道，我敢拉车么？”饥饿的威胁，逼我一直勇敢下去。

“对！那就很好！”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。提起笔，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全录了上去。随即眼里射出一线狡猾的光芒，十分郑重地说：

“车租一天一元哪！”擤了一下清鼻涕；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，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，“这也不打紧，多跑几条街，什么钱都赚回来了。还有，客人给你车钱，不管他够不够，你都伸着手说：‘先生，添一点！’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找钱的法宝！”

“车租可以少点么？”这一天一元的租钱，确实吓着我了。

“这是一定的规矩，你不拉，算了！”

“好，我拉！我拉！”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，目前的敲榨和苛待，就暂时全不管了。

“呵，谁保你？是哪一家铺子？”他在胜利之后，得意地问。

“呵，我没有铺保哪！”我有点惊惶了。

“哼，铺保也没有找着，就来拉车么？小伙子，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？”

“实在找不着铺保，没法哪！”窘迫地回答他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找不着铺保！”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，很诧异，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个歹人吧？他涨红了脸，咳

呛了几下，“去你的！去你的！”急摆手，头转向另一边。

我微愠地退了出去。门外初秋早上的阳光，抹在我颓然的脸上。市声在一碧无云的天空下面，轰轰地散播着，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，却卷睡在我的心里。我伸手进衣袋里，昨天剩下的七个铜板的财产，依然存在，刚才由那壅塞鼻音给我的悲观，就减少些了。只要有炭来添，我这个火车头，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。找百回事，总要碰着一件吧，我是抱这样不颓丧的心情了。

虽像无目的地在每一条街上乱走，但我的眼睛，总愿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看见有可以觅得工作的地方。这时，我是无所选择的了，只要有安身之处，有饭吃，不管是什么工作，不管有没有工资，都得干了。

本来我在成都想读书而没法继续进学堂的时候，就计划在中国的大都市漂泊，最好能找着每天还有剩余时间来读书的工作的；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，而且连变牛变马的工作也找不着，但这并不使我丧失了毅力；不过处世须要奋斗的意义，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的神经线上了。

走到城隍庙街，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气，我是要到那些新书店里，翻翻架上的新书，消磨半个钟头的。但在这时的我，却自觉有点羞惭，因为凭着买书的资格，而在书店里随意翻书的好时光，于我已全成过去的了。如今，我只要一走进店里，我的手，我的足，准是被许多人的眼睛监视着、憎恶着哩。

在这条街漫步徘徊，忽然发现了通俗阅报社的招牌，挂在商业楼的楼上，打算进去休息，同时还想给脑筋一点粮食，就完全不顾及由污旧衣衫表现出的身份了。

一间临街的小楼屋做的阅报室，没人在里面，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。只是桌上放些杂志，放些书，放些报纸。窗上射进一两线阳光。满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。这安适的小天地，正合我的意，正能寄托我徬徨的心。如果我是这阅报室的看守人，多么好啊！每天一定的工作，大致是扫地板，拭桌椅，整理杂志，夹好新旧的报吧？这，我一定会做得有条有理，而且得着阅者的称赞的。其余的时间，得让我像一个阅者似地自由看书。工钱没有也可以，如有两块钱作零用，那就更好。

拿着新杂志，看看封面，看看题名，全无心管它的内容，当指头在翻动的时候，心里只是幻想些暂时安定的甜蜜的梦。

后来，又翻看报，华安机器厂招收学徒的大字广告，跳到我的眼里来了，地点说是南门外商埠里，——那儿是滇越铁路的终点。目前待遇学徒以及将来成了匠人的好处，诱惑地讲了好些；详细的章程，须到厂里办事处去取，在那上面似乎就把好处形容得更其尽致。这是一线生机，我记好街名厂名，就去了。

由商业场到南门外的商埠，只不过两三里路，却因街道不熟，东问一个老头子，西问一个小孩儿，走了好些冤枉路。到了机器厂的屋檐下时，我在秋阳下的影子已缩成一堆，蹲在我的足下了。厂里刚放了工，黑烟囱下的铅板屋顶，还有放哨后的白色水蒸气，淡淡地遗留着在。机器厂门前贴了一张招收学徒的章程，我就站着看，用不着再进去取一份了。上面说：学徒进厂后，食宿均由厂方供给，自然这使我非常满意。但说到三年才得满师，就令我有点作难了。

然而，一转念：不要紧，住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就跳槽吧。另一条，满了师后，须替该厂服务。这倒用不着挂虑，未学完，我已跑得天远地远了，你要用条件来限制我，由你剥削么？那是在作梦。一面看，一面就斜眼看见厂门内那两桌的人——大概是些技师吧，正在饮酒吃饭，欢快得很。声音和容貌，全是些安南人，那饮酒的惯例，就同中国人大有分别，一大碗酒放在许多菜碗的中间，在座的人就用调羹掬来饮，倒别有风致。同时，我的食欲，不消说也被骚动的了。我想，等我进去作学徒时，一定要吃个饱饱的。然而目前只能尽量地咽下一大口馋水了。继续再注意向壁上看下去，又一条说，须有殷实的铺保——有鬼有鬼，我低声连叫几下。这还不算可恶，跟着来的，且要 30 两银子的保证金呢。真够气煞人！为什么不在广告上讲个明白，叫我冤枉跑了大半天，流了一身汗，才触这霉头呢？你这狗厂主，捉弄老子。两个拳头一捏，想干他一顿，然而，除了面前脏污的硬墙壁而外，全没有可打的东西。那该痛打一顿始足以消我的气的厂主，现在大概正从温软的被窝里爬了出来，躺在另一张华丽的床上，惬意地烧着鸦片烟吧？

装着一肚皮的气，又开始无目的地向没有希望的地方走去。人是有点疲倦，感觉得十分饿了。花去两个铜板，买点东西马马虎虎地吃了之后，觉得这两次小小的挫折，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。我的肌肉，还没有倒在尘埃里给野狗拖扯、蚂蚁啖食的时候，我总得挣扎下去，奋斗下去的。不过七个铜板的财产，只剩下了五个，倒是一件担心的事情。无论你怎样的乐观，五个铜板总是五个铜板，不会添多，只会减少的。

下午的照着秋阳的街上，我拖着影子不歇地走着。无意识中忽又碰着救急的地方，这地方的门口挂着职业介绍所的招片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碰了进去。这时，我的心里早已制造出应付环境的诡计了。

一个半老年纪的职员，猫儿似地正在打盹，给我的足声惊动了，揉着眼睛，懒洋洋地听我的询问。

最后我说：“写字挂账，这我会的。给人家跑街、挑水、扫地，也都愿意。老实说，先生，我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做。”

他打了个满意称心的哈欠之后，皱皱眉，望望我，便取一本厚册来，二指伸在唇边抹了一点唾沫，就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，忽然，某一页上触了灵机似的，就把眼睛移射着我，问：

“你会作厨子么？”

“会的，会的。”我满口承允了。在云南东部的山里，那一带的客店很异样，都是卖米不卖饭，须由你走疲倦了的客人，自己煮饭炒菜的；因此，厨子的本领，我是粗具一点，不过不精熟，而且手艺也不齐全。这时，我大胆而冒昧地承允，全是逼于切肤的饥饿。他就不说什么了，便照例问我姓名年纪，自然又问到铺保，这我已计划好了，很自如地说出：“南门外广马街，德盛隆号保。”

“老板姓什么？”他毫不迟疑地问。

“姓张名鸿发，”我答得非常地快，然而心里忍不住想发笑。字写完了，他顺手拿出一张印有字的条子，交给我，说，“叫保人在这盖个章，就对了。”

我接在手里，就问哪一天上工呢？

“到底会不会？”他伸出两个手指，在稀疏的头发里，近